

# 红色主题电视剧如何实现年轻态的流行表达

## ——以近期高分出圈的几部佳作为例

张斌

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70周年



红色主题电视剧具有题材意义重大、思想内蕴丰厚、社会影响广泛的显著特点,同时也面临艺术创作难度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平衡、与青年观众群体审美需求难以共鸣等问题。而自去年以来,以《在一起》《山海情》《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等为代表的这一批电视剧却连续形成收视热潮,尤其是获得了青年观众群体的热烈追捧,甚至引发网络“催更”现象。年轻观众群体为什么对这些剧反应这么积极?我认为和这些电视剧艺术审美上的创新追求有密切关系。一方面,这些红色主题电视剧整体上呈现出一种年轻态审美的追求;另一方面,这一整体的美学追求又通过赋比兴的艺术手段得到具体实现,从而打通了红色主题电视剧与青年观众的思想陌生和情感隔膜,形成跨越历史时空的精神交流。

►图片分别为电视剧《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山海情》海报

所谓的年轻态审美,指的是红色主题电视剧在思想传达、艺术表达、情感传达等方面与青年观众审美需求形成的或在潜在的协调沟通方式与能力。它不仅仅是在故事构造和情节语言等具体手段上采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进行艺术创作,更重要的是通过精巧的艺术构思营造能与青年观众进行精神对话的综合性艺术空间。

这种年轻态审美的艺术创造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以国家民族的青春成长史重构红色主题电视剧的叙事向度。

朱熹在《诗集传》中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讲,赋其实就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美学精神,要能够面对历史,也要能够回到生活。红色主题电视剧很多都描写的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抗美援朝、脱贫攻坚等等。那我们如何让当代青年观众能够顺利进入这一历史呢?这些故事虽然离当代青年观众距离较远,但它们却大多是我们国家民族发展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和“包孕性”顷刻。如果我们把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视为几代人相互接力的共同事业的话,红色主题电视剧反映的就是在追求这一事业的关键节点上出现的重要时段、重大事件、关键人物。从这个角度上讲,无论是哪个时代的年轻人,都能从这些故事中看到国家民族的“青春成长史”,进而和自己的生命经验形成一种镜像式体验。

《跨过鸭绿江》全景呈现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尚在襁褓之中时,党中央面对究竟要不要打仗的艰难决策,就能让观众深刻理解这一场我们付出巨大牺牲的战争是怎样打出了立国威,奠定了中国长期和平发展基础的。

其次,这一青春成长史的书写还必须回到生活,对主题形成具有历史质感和生活现场的支撑。《山海情》的主题是扶贫,但却像很多观众所体验到的那样,并不是一个以前意义上的“扶贫剧”,其艺术创造超越了它本身承载的主题,首先是直奔人和生活去的,扶贫不过是通过生活的描写和表达呈现出来的观众接受和认知的结果。也就是说,红色主题电视剧虽然有明确的主题,但却要避免主题先行,而是要通过直面历史,厚植生活,以具有史诗性的“赋”的方式深入表现其间永不褪色的“青春”,展现为革命和事业奋斗的青春精神,以此形成与青年观众沟通的基础。

以剧中个体的青春成长史同步屏幕内外年轻人的心灵。

所谓“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也就是寻求艺术上的通感与移情。红色主题电视剧中干事创业的主角也大多是年轻人,反映这些年轻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干事创业的生活本身就成了时代弄潮儿的描写,让身处不同历史时空但却处于同样人生境遇的青年观众能获得积极的情感反馈。《觉醒年代》陈延年、陈乔年兄弟艰苦的思想探索历程,北大学生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群体奋起,《新青年》同人团体在追求救国道路上的分散聚散,都给当代青年观众提供了一个世纪前同龄人的艺术镜像。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和我们今天这个时代

的年轻人虽然相距可能有一百年,但19世纪的90后和20世纪的90后这两代“90后”通过电视剧跨越一个世纪历史长河的精神面对面,却形成了极为强烈的审美激荡。个体的青春成长历程与国家民族的青春成长史相互叠加之后,其艺术表达就既落到了个人身上,又从个体上升到国家民族的层面上,这样就能够贯穿所谓年龄的界限和时间的阻隔形成的审美阻碍。

以高度艺术性的场景触发精神共鸣,形成思想的情感动力。

红色主题电视剧具有贴近年轻人感官审美需求的接地气的情节,或许语言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符合年轻人精神审美需要的,具有历史意义和艺术感染力的情景与场景的创造,达到情理交融所谓“兴”的高妙境界,形成言有尽而意无穷、余音绕梁的艺术审美效果。这些情景和场景就像超文本当中的情感热链,通过这些情感热链,电视剧就可以借此去动员年轻观众的情感水池,激发他们思想情感的波澜。

《山海情》里面有一个“养蘑菇”的情节受到观众非常热烈的反馈,观众与得宝得福兄弟一起,热切期盼他们能够尽快养成蘑菇,摆脱贫困。当得宝得福的蘑菇长出来,他们用喜悦的目光抚摸这些蘑菇的时候,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快乐,也一起与他们同欢乐,而当他们的蘑菇滞销的时候,观众也一同为他们的蘑菇销路而焦急,从而形成了观众跟剧情和剧中人物情感同步共振的局面。《觉醒年代》中这样的情景创造就更多了。毛泽东第一次出场和第一次到北大这两个情景就非常好。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但当时还是在寻找救国道路的年轻人,我们用怎样的艺术手段来表达是需要高度艺术匠心的。创作者分别通过一段毛泽东雨中奔跑的运动蒙太奇和360度环绕仰拍镜头,将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与那个时代,与北京大学的关系给充分展现了出来,正所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陈独秀入狱放风时与螳螂的相对、出狱时放飞鸽子英勇的情景,也彰显了其为民族自由而甘愿丧失自己自由的坚定内心,将历史时刻充分审美化了,给人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另外,包括蔡元培三顾茅庐邀请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在北大红楼分道扬镳也都是如此。其中最具有感染力的,还要数陈独秀和他两个儿子之间思想沟通的描写,通过对这一过程的描写,达到了两代人在救国思想道路上的交汇,最后通过陈独秀送别兄弟俩去法国留学的场景叠加陈延年陈乔年刑场就义的画面,将父亲的注视、兄弟俩的回望、监狱就义的多重影像、多种情感与坚定的价值信仰升华成一段极具震撼力的场景,感人至深。很多青年观众看到这里都流下了眼泪。这是历史的力量,也是艺术的力量。

红色主题电视剧的年轻态审美追求,在赋比兴的艺术手段中被建构,通过基于历史真实性的故事、人物、情景的多重创造,形成了电视剧整个艺术品格的青春化和年轻态,从而完成与青年观众有效的情感沟通与精神交流,其创新性的艺术追求为之后同类电视剧的艺术生产带来了重要启示。

(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 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互联网时代的青春话语

范志忠 刘清圆

根据权威部门的最新调查统计,互联网时代的影视受众大多在30岁以下,其中18-23岁占比最大,为35.7%,24-30岁则为31.5%。很显然,在互联网时代,青年人成为活跃在网络影视平台的主要人群。

众所周知,互联网思维的核心就是“用户思维”。在互联网时代,传播者必须以用户为主体,尊重用户的情感体验,才有可能以较高的口碑和美誉度的方式在互联网平台上实现最大限度的传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发现,近来涌现的重大主题电视剧佳作如《大江大河》《山海情》《跨过鸭绿江》《觉醒年代》等,将宏大叙事融入日常生活之中,注重表现个体生命成长的酸甜苦辣,展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让故事有温度有情感,将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转化为互联网时代青年一代易于理解的影像符号话语体系,从而巧妙地将其所表达的主题,内化为青年观众自身的情感判断和价值体系,最终赢得青年人的广泛认同与共鸣。

与此同时,以往有些重大主题电视剧一味追求宏大而出现创作手法陈旧、人物塑造雷同、艺术品质缺失的弊端,也在近期这一批电视剧中得到了有效的纠正。

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集中书写青年人的创业历程和成长故事

以往重大主题电视剧的创作,往往是“宏大叙事和史诗性叙事”,多“用于表现重大事件,刻画叱咤风云的重要人物,揭示深刻而厚重的思想感情,具有故事冲突尖锐、情节复杂、场面宏大等特点”。这种全景式地展现历史洪流中重大的历史事件,以俯瞰的角度看待历史变幻,同时聚焦刻画历史洪流中英雄人物的“主旋律”表达,已经为互联网时代的青年观众所耳熟能详,进而产生某种程度的审美疲劳。

而近年来重大主题影视剧之所以赢得观众的认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剧作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中聚焦于青年人的创业历程和成长故事。

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国家广电总局优秀电视剧百日展播活动”中播出的《在远方》,从21世纪初兴起的民营快递切入,叙述以姚远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快递从业者的创业和成长的故事,剧作注意在时代社会的宏大背景中叙述个体生命的创业历程。从邮政打击非法运营的“黑快递”,到“非典”肆虐后迎来的个人物流需求增长,再到发掘农村市场助力家电下乡等等,剧作在波澜起伏的青春叙事中勾勒出了一幅“个人-家庭-社会”的全景式、立体

化图景。

2020年,时代报告剧《在一起》以纪实的镜头语言聚焦于抗疫一线的最美逆行者的女性青春群像:如护士们为了抗疫,而毅然剪掉了满头秀发;倪妮饰演的平凡小安,战胜对疫情的恐惧,回归护士岗位;张天爱饰演的柳小可,面对丈夫不幸感染新冠病毒,却仍坚守自己的岗位……这些情节一方面把叙事视角对准疫情语境下人们日常生活喜怒哀乐,将宏大的事件还原为鲜活的生活细节,另一方面呼应了这样的事实: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支援湖北的共计4.26万医护人员中,女性占比达到三分之二;支援武汉抗疫一线上海医生当中,女性超过50%。也因此,该剧极大地激发了年轻观众的强烈关注与情感认同。

反映福建对口帮扶宁夏脱贫致富的电视连续剧《山海情》,则在首尾精心构思了两次孩子们的“逃离”,以表现个体生命的成长蜕变,折射出时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在电视剧开端,得宝、麦苗、水旺、尕娃等几个涌泉村青年,由于无法忍受当地的贫困的恶劣环境,以一种青春特有的叛逆姿态,背着村里老人,私下合谋逃离村庄,奔向铺满铁路的远方,以此刻画了青春的叛逆行为和当地农村的贫瘠的生活状态。在剧作大结局的部分,剧作则精心构思了富于象征意味的另一次“逃离”,马得福、马得宝等人的孩子们不再安心享受城市的繁华生活,而企图逃离城市,回到涌泉村老家去寻根。很显然,剧作通过叙述城市与农村青年两次逆向的“逃亡”,生动地展示了涌泉村

脱贫致富后的山乡巨变和可歌可泣的青春之歌。

不再满足构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而注重呈现历史与现实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有学者认为,“青春书写”是每个时代必不可少的,每一代的青春故事都承载着特定时代的精神气质,它们深入人心的程度总是真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社会年轻人的价值追求。”值得注意的是,在叙述个体生命的成长故事的话语中,诸多重大主题电视剧不再满足于构建一个理想的乌托邦世界,而是注重呈现历史与现实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如《大江大河》以宋运辉、雷东宝、杨巡三位年轻人的成长故事为叙事线索,分别呈现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发展与变革,将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在《大江大河2》中,几个人物的结局命运都各有缺憾。宋运辉因为遭到举报而被停职下放;杨巡不顾一切地在市场化的浪潮中逐利,却忽视家人,最终失去了最为重要的亲人;雷东宝在狱中孤苦伶仃,在出狱后也很难再适应时代的变化,小雷家的产业陷入困境,管理团队也早已已经貌合神离,留给雷东宝的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小雷家。三位主人公轰轰烈烈的事业背后,其起伏跌宕的命运轨迹,无不让观众感叹

在剧中人所身处的社会转型背景下个体生命成长可能面对的阵痛和艰难。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以史诗的宏大叙事聚焦70年前的抗美援朝这一新中国成立之后具有重大意义的保家卫国之战。剧作在塑造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以及邓华、洪学智、韩先楚等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光辉形象的同时,还以灵动细腻的艺术语言,叙述了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等为代表的无数志愿军青年指战员不畏强敌、英勇斗争的热血青春情怀,也因此今天在观看这部电视剧的青年观众当中激荡起了强烈的共鸣。

《觉醒年代》在浓墨重彩地展示近代中国社会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峥嵘岁月之际,细腻地展示了新文化运动先驱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之间矛盾复杂的父子关系,叙述了两个孩子从对陈独秀一度抛家弃子、留学求学行为的怨恨不满,逐步过渡到为陈独秀献身新文化运动、执着于探求拯救民族之路的精神所感佩,并因此毅然决然地走上了漂洋过海、赴法兰西留学这一殊途同归的父辈之路。电视剧最具艺术想象力而又令人感动的这一幕,是陈独秀在送别两个孩子留学之际,通过眼下流行的“闪前”的预叙方式,在目睹两个孩子愈行愈远的背影时,仿佛透过历史的风云,依稀看到若干年后陈延年为革命而英勇献身的场景,可谓“去时少年身,归来烈士魂”。这种通过现实与未来相互交织的平行蒙太奇,格外具有一种打动人的艺术力量。

(作者分别为浙江大学教授、浙江理工大学讲师)